

【阿福长篇悬念小说】

一块石头神出鬼没  
万种世态情仇恩怨

# 上 和氏璧

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

阿福 著

CHISO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阿福长篇悬念小说】

一块石头神出鬼没  
万种世态情仇恩怨

# 上 和氏璧

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

阿福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氏璧：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 上/ 阿福著. --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15-2929-7

I. ①和… II. ①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9234 号

## 和氏璧 生死追踪中国第一古董 (上) / 阿福 著

出版人 | 徐 江  
责任编辑 | 康日崢  
装帧设计 | 李 鲲

---

出 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830012  
电 话 0991-7833940(编辑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 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 话:0991-7833979 783391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 麟 13201203567  
印 刷 北京时尚印佳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制 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 本 889×1092 1/16  
总 印 张 37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5-2929-7  
总 定 价 48.00 元(上下册)

## 引 子

鼓楼医院肝科十八病区的重症病房再次骚乱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

半小时后,心电图拉成一条直线,呼吸已经停止,马大夫朝他的女助手打了个STOP(停止)的手势,放弃抢救这位心力衰竭的老人。

病房顿时一片死寂。一个中年男人的黑剪影贴在窗玻璃上,看不清他的脸和表情。脑死亡至少有十五分钟。也就是讲,此时此刻,这位老人的思维尚未停止。

等待最后的十五分钟是马大夫的工作习惯。他至少等待过二百五十位病人的脑死亡,每一回都费力捕捉他们临终前的思维,但从未有过令人信服的结果。从发狂般的抢救,到平静观察死者的苍白面孔,只是瞬间的事。他有时会这样想,所谓的心灵感应,所谓的中阴得度,全是骗人的谎话。但就算默送一位死者的远去,就算对死神的敬畏,也该守十五分钟再走。

点滴瓶上写着老人的姓名:沈金海。

老人耳鬓处的一块老人斑像秋天的花叶一样逼真,它是如此的褐红、苍老、平静,遗落在老人的白发边缘。低头细看,竟看到眼皮的一丝丝微动。这种微动,究竟是脑活动所致,还是肌肉的自然动作,马大夫吃不准。

老人的嘴角突然抽动起来,露出极度惊恐的表情,嘴角和眉毛都挣扎着朝两边移动,仿佛因触电而变形,变得恐怖吓人。马大夫抬头看一眼心电图,图形倏地跳了好几下。唯有这一次,大夫的胖脸几乎是贴近了死者的面孔,屏气凝神,直到这最后的十五分钟完全结束。

缓步走出重症病房,大夫拍了拍外面那个男人的肩膀:“节哀顺变。”这人是老

人的长子，军人出身，浓眉大眼，自制力强。大夫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抬头问这个壮汉：

“沈先生，老人家是不是有一只铁皮箱子？”

“有。”

“那么，老人家应该有一块玉石印章。”

“没听他讲过。”

于是马大夫明白，他自以为在死者临终思维中捕捉到的“铁皮箱子”、“玉石印章”等等词语，又是他本人的胡思乱想。假如这就是老人的临终思维，那么老人突如其来的惊愕表情，应该是他突然想到自己珍藏的一块玉石印章会给他的家人带来杀身之祸而惶恐不安。

第二天中午，马大夫在家里接到沈先生的电话，说他特地去了一趟他父亲住的老屋，打开了他父亲的那只铁皮箱，里面全是拿毛笔字写的日记，另有一卷底片，没看到有玉石章子。

既然这个章子是子虚乌有，那么所谓的杀身之祸就无从谈起。

挂了电话，马大夫把搁在床头的《西藏度亡经》插回书房里的书架上。这是一本讲死者的临终思维及中阴得度的书，他以后不会再看。大夫躺到书房里的躺椅上，闭眼打算再眯一会儿。忽然，在黑暗的眼幕中，他竟清晰看到死者那张因变形而吓人的面孔，身子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 主要人物

卞思诚：金陵卞氏家族三人秘密小组成员之一，金陵中学数学教师，发表过密码学论文。

谢子维：城南分局老刑警，私下调查其父亲的死因与和氏璧传说的关联。

柯兴华：私家侦探，受雇于多方雇主，多次调查和氏璧。

荀逸中：民间家谱学家，确信和氏璧与金陵卞氏家族有关。

王嘉怡：《早报》特约记者，率先撰写并发表和氏璧长篇报道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

宗天佑：本地最大玉石玉器商人，爱好书法，对小篆尤为精通。

解世海：香港文化名人，在汇丰银行的一个账户就有一千二百万港元。

甘士榕：美籍华人，士林雅阁会所董事长，其祖父甘惠仁是前美军顾问团翻译。

卞思伍：金陵卞氏家族三人秘密小组成员之一，退休前为精密仪器工程师。

卞正杰：金陵卞氏家族三人秘密小组成员之一，年轻时曾在特种部队服役。

## 引 子

|                     |     |
|---------------------|-----|
| 第一章 爷爷的老照片 .....    | 1   |
| 第二章 加入三人小组 .....    | 27  |
| 第三章 新街口银行爆炸案 .....  | 51  |
| 第四章 房老板的保险箱 .....   | 75  |
| 第五章 木制音乐盒 .....     | 101 |
| 第六章 希古公石像 .....     | 129 |
| 第七章 螳螂黄雀 .....      | 155 |
| 第八章 十拿九稳 .....      | 179 |
| 第九章 新型窃听器 .....     | 203 |
| 第十章 弄巧成拙 .....      | 225 |
| 第十一章 梁上君子 .....     | 253 |
| 第十二章 千钧一发 .....     | 281 |
| 第十三章 地铁存物箱 .....    | 301 |
| 第十四章 惊弓之鸟 .....     | 323 |
| 第十五章 骆驼的矮个随从 .....  | 345 |
| 第十六章 卸磨杀驴 .....     | 363 |
| 第十七章 神秘的地下室 .....   | 387 |
| 第十八章 金蝉脱壳 .....     | 413 |
| 第十九章 移花接木 .....     | 437 |
| 第二十章 失踪的邮包 .....    | 457 |
| 第二十一章 终临遗言 .....    | 481 |
| 第二十二章 可怕的情感绑架 ..... | 507 |
| 第二十三章 舐犊情深 .....    | 531 |
| 第二十四章 完璧归赵 .....    | 555 |
| 尾 声 .....           | 581 |

# 第一章 爷爷的老照片

# 1

爷爷生前有多少秘密，沈小禾已了若指掌。老人家才走不久，三七还不到呢，就把他的铁皮箱打开，把他的东西翻得乱七八糟，但愿爷爷永远不会知道。不过爷爷脾气好，就是知道了，也顶多骂两声小炮仔捣蛋鬼，不会大老远跑回来揍他。

假如今天的《早报》跟沈小禾没关系，没讲到那张不起眼的老照片，底下的倒霉事就不会发生：不会有警察来，不会挨父亲打，不会全家人都逃难似的住到小姨家去。

全是那张老照片惹的祸！

其实沈小禾对陈年往事没啥兴趣，爷爷也写得絮叨，一件小事情就写了七八页纸，全是车轱辘话，难怪有一箱子日记。沈小禾是一目十行翻完那些日记的。阁楼上又闷又热，冷气吹不到这里，头上的汗珠儿一滴一滴掉在早就泛黄的宣纸上，打湿了那些蝇头小楷。不过是四十岁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十四岁的漂亮女孩，只是心里有乱七八糟的想法，连 KISS(吻)也没打。这种秘密，爷爷当然要拿铜锁把它锁上。

沈小禾得意的是，仅在五分钟之内，他就把这个古董级的长锁头用钢丝捅开。当然还得锁上，不让爸爸知道，不然又要挨揍，非被打个半死不可。

外婆在客厅里看报，一张《早报》能看一天时间。原来空调已经关了，客厅里也热得要命。奇怪的是外婆不出汗，手边摆着蒲葵扇儿也不扇。今天的《早报》可多，起码有七十二版，左边的是看过的，右边的还没看。这回外婆摘了老花眼镜，讲了声：“又来捣蛋了不是。”小禾几次把左边的移到右边来，害得外婆把看过的又看了一遍，还以为报社将昨日的新闻又登了一回呢。

怎么回事，我是看错啦？

沈小禾突然发呆，两个眼睛发直。这张老照片给登到《早报》上了，放大后有点

模糊,但石头上的几个兽头仍看得很清楚。整整两个版面的文章,全是写这张鬼照片。文章的主标题是一行粗体字:

### 神出鬼没的和氏璧再次出现?

见标题后面是一个粗壮的问号,就知道这是哄人的。

沈小禾记得初中学过《完璧归赵》的课文,原来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以前还掉到栖霞寺一口井里一回,记者还去了栖霞山那边拍了那口井,还采访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个姓卞的教授。原来,和氏璧最早是一个姓卞的人发现的,那个人叫卞和,所以叫和氏璧。还讲到秦始皇也有过它,曹操也有过它,李世民也有过它,原来有这么多道道呢。那个记者还采访了一位古玉专家,本市玉石协会的吴姓会长,讲了好一通拉长石、蛋白石、独山石、和田玉什么的。还是专家厉害,看得出兽纽下面有“天命石氏”四字,而且猜想背面有“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八字。

沈小禾赶紧回自己房间开电脑查看。教授和专家都说这张照片做得出色,足以乱真。沈小禾的电脑里头有三十二张老照片,一周前他挑了有趣的五张,送到本市的图片坊里,混入一百万张图片中,闹着玩儿,不当回事,过后就忘了。没想到《早报》竟挑出这一张大肆渲染一番,并引诱读者去猜想制假者是何等有闲角色,采用了何种图像处理手段。

沈小禾的扫描仪能够扫描底片,那卷底片是从爷爷的那个铁皮箱子里拿到的,都给他扫描到电脑里了。其中六张是拍一个石头的,上下、前后、左右,每一面都拍了,果然有一面刻着“大魏受汉传国之玺”这八个字。

“玺”是什么意思,百度下才晓得。

乖乖,原来是皇帝的图章!

再回到那个图片坊去看,已经有 6,354 个跟帖讲那张照片,十有八九说它是哄人的。有的气不过就骂了粗口,有的索性号召众人再来一次人肉搜索。上次把那个戴劳力士的腐败官员给揪了出来,这次要揪出这个网名叫嘟嘟鱼的家伙。

嘟嘟鱼就是沈小禾,沈小禾气得吐血。

那卷底片拍摄于一九六七年,里头有那一年梅花山的雪景,鼓楼前面的大字报,一家十六口的全家福,还有那六张石头照片等等,怪有意思的。当年爷爷才三十

岁不到,只晓得抓革命促生产,哪里会有什么制假售假意识!

奇怪的是,那些底片上的人他一个都不认得,既没有刚去世不久的爷爷,也没有去年去世的奶奶。这些人是谁?得问爸爸才行。但又不敢去问,怕吃耳刮子。于是沈小禾又上了阁楼,又轻松捅开那把生了绿锈的铜锁,找爷爷一九六七年的日记。

外婆叫小禾的时候,小禾正找得吃力。可能爷爷就没写过这卷底片的事,日记里尽是讲他跟奶奶前面的一个女孩的花前月下。

外婆说:“喉咙都喊破了,说两个公安局的来找你,是不是贩毒吸毒了你这个讨债鬼!”

那是一男一女,男的姓谢,身材魁梧,给小禾看警官证,问小禾是不是上传了一张玉石照片,传到图片坊的。警察查你的IP地址还不便当,知道你住在哪个小区哪个楼里,想赖也赖不掉。警察问这张照片的来源,只好实话实说。

“有杀人的话,也是我爷爷杀的。”沈小禾慌了,不知道能不能在爸爸下班前,将这两名警察打发走。男的穿了警官衣服,女的没穿。女的是便衣,看上去男的受女的管。

爷爷叫沈金海。

爷爷的日记里有讲到有个人给人家拿枪打死。

警察要拿走这些日记,这把小禾吓死了。

幸好警察也通情达理,知道小禾是偷偷捅开了爷爷的锁头,怕小禾爸爸愤怒不过,一巴掌把小禾耳朵打聋,就没把铁箱子扛走,只拿走了日记中一九六七年前后的,涉及这卷底片的,有三四本的样子,还有那卷底片,说一周内便奉还。小禾给警察找了个家乐福纸袋子,装了那几本毛笔字日记。

这时候,谢警官已经把那卷底片的电子图像,全拷到自己随身所带的U盘中。临走前,谢警官还抚了一抚小禾的头,对外婆讲这孩子聪明,玩电脑利索。外婆已经杀了哈密瓜,一定要这对男女警察吃了哈密瓜再走。外婆去里屋拿出小禾去年拿到的一个奖状给警察看,那是全国中学生计算机竞赛二等奖。

外婆送他们下楼,目送他们开警车离去。然后跟楼下的江阴婆婆在树荫底下讲话,讲警察不懂电脑,特来我们家问小禾电脑问题。只是那个女警察绷着脸面相难看,好像有凶案想不出破案的法子生哪个的气,好像谁欠了她的钱。

警车朝禄口机场驶去。显然谢子维无法说服姐姐相信这件事。穿碎花连衣裙的姐姐不是便衣警察，她在美国西雅图大学给美国学生讲中国历史，对和氏璧比一般人知道得多。而且，她不喜欢被误认为是警察以骗取那个男孩的信任。

“和氏璧？荒唐之极！”

“你们还是这样，最荒唐的事，才最起劲呢。”

“历史上至少有三次假和氏璧出现，一次是宋哲宗的时候，一次是元成宗的时候，一次是明孝宗的时候。清朝的乾隆，索性认为和氏璧是子虚乌有，是韩非写书时信手拈来的一个寓言故事。后来它给司马迁写到《史记》里，又给《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写进去，就妇孺皆知了。古人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讲的就是和氏璧这样的事。”

“那块石头是不是和氏璧不重要，关键的是，要搞清楚爸爸是怎么死的。”谢子维打火点烟，朝车窗玻璃吐烟圈儿。显然他觉得这件事有了眉目，仿佛今晚就能查个水落石出。

“为何非冤冤相报不可？爸爸死的时候，你还在妈妈肚子里呢。”

“应该查清楚才对，妈妈死不瞑目你是看到的。”

这要怪妈妈不好，都忍了四十多年没讲，偏偏临终前讲出来，偏偏儿子又是警察，疾恶如仇，社会上的人命案都要一桩桩查清楚，不要说受害人是自己的父亲了。

明知道这不可能，但还要再讲一次，要这个倔得像牛一样的警察弟弟，跟她到美国去。她能替弟弟在美国找到工作，也能给他觅一个乐意跟他结婚的中国女人，不放心他一个人留在这里。弟弟结过一次婚，只维持了半年不到。其实婆媳间有矛盾是寻常事，可弟弟不肯让母亲受半点委屈，情愿丢了他喜欢的那个叫王菲的漂亮女人。

姐姐从这里飞东京，去会一位日本教授，再从东京回西雅图。禄口机场到了，谢子维陪姐姐去餐厅吃快餐。他从裤袋里掏出一个装洋酒的扁状金属盒，咕嘟咕嘟往嘴里倒了一两多二锅头。姐姐说你开车怎么能喝酒，他说这东西是他的消暑饮料。

“姐，你没看到那个男孩的电脑里有一张全家福照片吗？”

“你是讲有十几个人的那张老照片？”

“对。妈讲到的那个人，就在那张照片上。”

“你是说，大前天我们去大成巷找的那个白头发老人，在那张照片上？”

“那时候他还是黑头发呢。”

“我发觉你已经走火入魔，看到谁就怀疑谁。”

“我眼睛好，一看一个准。”

“子维，现在我担心两件事。”

“哪两件事？”

“一是你查到了凶手以牙还牙，自己当了杀人犯。二是你自己被凶手杀害，因为人家在暗处容易得手。”

谢子维在安检口跟姐姐告别。姐姐是研究历史的，不懂探案破案，隔行如隔山。

没想到母亲一辈子都在怀疑那个早年在杂技团干过的老魔术师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把这件事一直闷在肚子里，憋了四十多年了。他问过那个老家伙，认不认识一个叫谢璜宝的工程师，他摇摇头，说不认识。隔了一会又补充一句，若认识的话，也记不得了。

幸好现在找到了母亲提到过的那卷底片。那里面确实有几张拍了一个玉石印章的照片。当年母亲陪父亲冲底片时，曾对着红灯泡看过那些照片。父亲不知道那个相机是小偷偷来的，后来才晓得相机的主人是杂技团的，就去给人家还相机，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被流弹打死，那天是八月二十二日。事后有人说，父亲的死跟一块玉石印章有关联。于是，母亲翻箱倒柜找那卷底片，竟找不到了，以为父亲还相机时，把它一同还给人家了。谁知道，隔了四十多年，这卷底片在一个陌生男孩家里出现，在这个男孩的爷爷沈金海的遗物中冒出来，这就有线索往下查。

去停车场取车的时候，打开车门觉得不对头，谢子维倏地寒毛竖起来。

那个家乐福纸袋子不见了！

是扔在后座上的，现在没了。

那袋子里装着那几本日记，还有那卷底片。

是小偷以为里头装的是钱将它偷走了？还是有人跟踪到这里存心拿走那些东西？

赶紧给那个男孩打电话，吩咐他不可给陌生人开门。

手机没人接，座机也没人接，肯定出事了。

谢子维立刻驾车回市区，一路鸣警笛闯红灯往男孩家狂奔而去。

时至今日，柯兴华做过的最糟的一件事，便是偷警察的东西。他是个有原则的人，一开始就给自己定规矩：不做犯法的事情，假若非犯法不可，不做严重犯法的事。具体而言，也就是讲，不可偷人家的东西，若非偷不可，不可偷警察的东西。可结果呢，人家只给他多了一倍的钱，他就下手了。也怪警察自以为是，以为人人对警车都唯恐避之不及，重要东西也随便乱扔，就容易得手。

停车场是有探头往这边照，而他是化了装的，脸上没胡子弄成了络腮胡子，还戴了长舌帽遮住了脸，应该不会给查到。那个谢警官慌了神，赶紧开车走了。这时柯兴华才给雇他的那个人发短信，说东西到手了。

他不知道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也不想知道，也不要看，这种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他只关心一件事，他的银行账户里头来没来钱，机场出发厅就有 ATM 机器可以查。没等他走到出发厅，手机里就有银行短信过来，通知他款子已到账。人家叫他把这个袋子扔到雨花台那边的一个垃圾桶里，下午几点几分扔进去，到时候短信告诉他。

柯兴华知道那个一脸凶相的警官叫谢子维，以前跟他打过两回照面。一回是在案发现场，他叫柯兴华不要多管闲事，还以为他是见义勇为呢。一回是一个闹离婚的事情，柯兴华把它搞得像一个杀人案件，诱得警察介入，结果他的女雇主就轻松拿到了她丈夫有外遇的证据，柯兴华也拿到了一笔不菲的佣金。如今那个女人是出了名的富婆，常在慈善活动中出头露面，在电视里经常能看到。

老婆只知道柯兴华是开黑车的，只知道伸手问他要钱。缴水费电费要钱，买拖把扫把要钱，小孩上医院上托儿所要钱，还一男二女三个小毛娃呢，若给乡政府知道他是躲在城市里违反计划生育，就会千里迢迢赶过来给你送罚单。没有钱，他就没法养家糊口，所以他要像机器一样连轴转，不停地接活儿挣钱，有时一下子接两三件活儿。

柯兴华早早就到了雨花台。也不知道雇主要他把这个纸袋扔到哪个垃圾桶里头，几点钟扔。他闲着没事，就去瞧一瞧革命烈士纪念碑，瞧一眼石头碑文，接受下传统教育。还去旁边捡了一会儿雨花石，捡到一个蛮好看的，不晓得是不是雨花石。他也不怕热，不怕太阳晒，再晒人也比在家里下地割麦子割稻子舒服。

这会儿，又一个陌生短信过来。

有人要他跟踪一对姓戴的兄弟。

这活接不接？

当然接。

## 2

说荀逸中是一位大隐隐于市的现代隐士，一点不为过。他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成天钻在故纸堆里研究中国家谱。他写的家谱学书稿，摞起来比他的身高还高出两公分。别人要挣钱养家糊口，荀逸中是单身一人花销不大，不必成天为稻粱谋。更关键的是，他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可支撑他在这个繁华都市潜心于学术且过着体面生活至少二百年。偏偏他的房东，那个早年偷渡到香港，现在是香港著名文化人的解世海，死也不肯收他房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这叫马太效应，你越是钱多，越是不需要你掏钱。

那是五年前的事情。荀逸中从北京去香港，在一位英国朋友家里吃晚餐，跟解世海坐在一起。两个人很快就谈起了家谱学，没想到解世海手里有一部荀逸中从未见过的《江宁解氏家乘》，其堂号是济阳堂。后来解世海不但把这部家谱给荀逸中复印了一份，还劝他来本市居住，免费住到傅厚岗这边的这个小洋楼里，从容研究本市的名门望族，随他住多久。

荀逸中对金陵卞氏的兴趣，早在读书时就有萌发。从北京来这里不久，他就去鼓楼那边拜访了卞孝萱教授，并通过卞教授，结识了今年已九十四岁的卞克润老人。卞老人是魔术师出身，当场拿一个白绢头变把戏，变一个白鸽子出来，扑扇着翅膀给荀逸中的白西装上滴了一滴白鸟粪。老人思维清晰，下围棋下得过荀逸中。隔了两年多，老人也把手里的《金陵卞氏堂谱》，给荀逸中复印了一份，这使荀逸中再次喜出望外。于是一面下棋，一面讲到那个若有若无的坊间传闻，讲那块神秘的石头章子，可卞老人只淡淡一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才有那样的古怪传闻。”

王嘉怡是名记者了，可惜只有荀逸中对她仍一无所知。谁也没法要求一个屋子里没报纸没杂志没电视机没收音机的人，知道多少社会新闻以及写那些新闻的男女记者。去年王嘉怡率先写出那个著名的群体性事件，在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传遍了全世界，可荀逸中愣是不知道。

王嘉怡的衣服漂亮悦目，颜色有艳丽的感觉但决非妖艳，式样有先锋的趋向但决非颓废。看来她也知道有那个传闻，说和氏璧在金陵卞氏家族手里。出于职业性的高度敏感，她第一时间来找研究卞氏家族的荀逸中。

王嘉怡的嘴唇没抹口红，脸上没扑白粉，其皮肤的雪白粉嫩是天生的，所谓天生丽质是也。陪她过来的那个男人是她的导师，叫端木倬云，在大学里教社会学，对家谱及和氏璧兴趣索然，眼睛只看着王嘉怡的脚踝。她的脚趾涂了紫色的指甲油，露在皮凉鞋外面，像落了几片碎花瓣儿惹人遐想。这时荀逸中心里再次告诫自己，不能再往她的衣服里面看，用心给她讲卞和璧，就不会驰心旁骛。

“这姓卞的‘卞’字，在古代是‘弁’字的另一种写法，是指男子所戴的帽子。先秦时期，各国均有‘弁师’一职，专给王侯管帽子。古时候礼仪礼数严格，哪种季节哪种场合戴哪种帽子，均有严格规定，均有弁师司其事。卞氏的哪个祖先于先秦时代，给哪个王侯做过弁师，至今没看到文字记载，但鲁隐公时期的卞庄子被称为弁庄子是学界早就知道的。在历史上，一下子打死两只老虎的卞庄子跟发现了卞和璧却给剁了两只脚的卞和同样出名。我们现在讲到的‘坐山观虎斗’和‘一举两得’这两个成语，都讲的是卞庄子的事。”

女记者间或低头往纸上记几个字，这时就看得她白皙胸口的最里面。

“卞和璧有记载的丢失至少有五次。第一次是楚威王时期，一个叫昭阳的相国，显摆给客人看，结果人多手杂给弄丢了。昭阳疑心是张仪偷的，把张仪打了个半死。张仪是谁，嘉怡记者、端木教授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后来是张仪入秦拜相，纵横捭阖，才使秦国有了称王称霸的可能。第二次是秦始皇时期，给秦始皇扔到洞庭湖里，当时大浪滔天，不扔就要翻船，扔湖里了才风平浪静。第三次是东汉时期，袁绍杀入宫中闹兵变，结果找不到了。第四次是南北朝时期，投了梁武帝的侯景搞叛乱被追杀，慌乱中将卞和璧扔到栖霞寺的一口井里。最后一次是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的最后一个皇帝李从珂，遭姐夫石敬瑭攻打，在洛阳登玄武楼携众妃子自焚寻死，又找不到了。”

这回女记者没记一个字，看来荀逸中所讲的这些事她都知道。

“荀老师，我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璧，全是那种圆圆扁扁的环形物，想象不出怎么能把它刻成四寸见方的玉玺？”

“嘉怡记者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卞和璧的‘璧’字，在先秦时期多指玉石，到了

汉朝才专指那种玉制环形物。卞和给楚王献玉的时候，玉工看不出这是玉，就犯了欺君之罪。献了两次，给剁了两次脚。后来是楚文王叫玉工剖开来看，果真是一块好玉，就把它命名为和氏璧。老实讲，我喜欢叫它卞和璧。当时它只是一块好看的玉石，过了四五百年，到了秦始皇时期，才加工成玉器，即我们所知道的所谓传国玺。”

荀逸中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漂亮而性感的女记者，给他看手机里一张玉玺照片。这个玉玺果然有五龙兽纽，五龙中有一个龙头的龙角果然是金镶玉。发觉荀逸中大吃一惊，女记者才拿出今天的早报给他看。那两个版面的采访报道，全出自她的手笔。

“荀老师，你认为卞和璧在金陵卞氏家族手里这有无可能？”

“原则上讲，任何事情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及任何地点发生。”

荀逸中今日终究没能忍住不讲。心想或许讲出来，比不讲更便于探究事情的真相。于是他拿了一个骨牌凳，站到凳子上从书架高头抽出一沓子线装古籍，书名为《五代会要》，作者叫王溥，是宋朝的善本，明朝的抄本，值多少钱不知道。

“你看这里是第二百五十六卷，讲到了李从珂的事情。这里讲李从珂的一位弁师姓卞叫卞标，字希古，是给李从珂管帽子的，是卞壶的后代。卞壶是谁，嘉怡记者、端木教授你们都知道对不对？本地朝天宫那边的卞公祠，祭祀的就是他。卞壶，字望之，东晋任尚书令，逢苏峻之乱，忠心报国，与卞𢇛、卞𢇛二子相继战死，金陵卞氏称其为始迁祖。本地博物馆的院子里头，有一块两米多高的柱形石碑，其碑文是‘晋尚书令假节领军将军赠侍中骠骑将军成阳卞公墓’，以前是竖在卞公祠跟前的卞公墓前面的，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给移走的。”

“荀老师，你认为卞和璧是给卞壶的后代卞标拿走的？”

“已经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什么证据呢？”

“上个月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外甥带我去华盛顿玩，我就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一趟。那儿居然有另一个版本的《金陵卞氏堂谱》，里头专门有一节讲后唐的卞标及他的子子孙孙，给我复印了带了回来。”

遗憾的是，此刻荀逸中怎么找，也没找到那个复印件。

这屋子里本来就乱七八糟的，现在给翻得更乱了。端木教授认为一口坏牙的荀逸中是江湖骗子，没发表过一篇论文，没出过一本书，没教授职称，算哪门子家谱学